

空间站“方舟”号悬浮在无垠的深空里，像一颗被遗忘的金属种子。从我的位置望出去，巨大的弧形舷窗外，地球占据了大半视野。那蔚蓝的母星此刻安静得令人心悸，云层缓缓旋转，大陆的边缘在晨昏线的切割下朦胧而遥远。没有风，没有声音，只有永恒的、令人窒息的真空。

“林默，T-3分钟准备。”陈远的声音通过内部通讯传来，沉稳得像一块被岁月磨平的石头，敲打着我的耳膜。

我应了一声，目光却黏在舷窗上。那深邃的蓝色漩涡，仿佛能吸走人的灵魂。每次看，都有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眩晕感。我强迫自己移开视线，手指在面前的控制面板上快速滑过。冰冷的触感透过薄薄的宇航服手套渗入皮肤，带来一丝清醒。各项读数在屏幕上流淌，绿色的字符稳定而有序：轨道参数、姿态控制、能源核心输出功率……一切正常。正常得让人心里发毛。

陈远就在我左手边几步远的核心实验舱工作台前。他微微弓着背，全神贯注地盯着悬浮在磁场约束场中央的那团东西——我们的实验目标，一个被量子场高度激发的、代号“奇点”的微观粒子云。它安静地悬浮着，中心区域呈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、仿佛能吞噬光线的深紫色，边缘则不断闪烁着微弱的、彩虹色的辉光，如同星云诞生时的景象被禁锢在方寸之间。陈远调整着约束场的参数，动作精准得像一台机器。他的侧脸在控制台幽蓝的微光映照下，线条显得格外冷硬。他右手指尖无意识地蹭过固定在控制台边缘的一张小小的、有些磨损的全息照片——那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某个地球公园草地上微笑的瞬间。

我和陈远。物理学家和工程师。一个负责理解这团微观星云背后那令人疯狂的物理法则，一个负责确保约束它的磁场牢不可破，别让这危险的“奇点”失控，把我们连同整个空间站一起炸成宇宙

尘埃。我们搭档快半年了，彼此配合还算默契，但也仅此而已。除了工作指令和必要的的数据核对，我们之间很少有超过三句的交流。就像此刻，空气里只有仪器低沉的嗡鸣和他指尖偶尔敲击控制台的轻微哒哒声。一种高效的、冰冷的寂静。

“聚焦阵列启动，能量注入通道开启。”陈远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毫无波澜，宣告着实验进入关键阶段。

“收到。”我的声音听起来同样干涩。目光扫过能量读数条，它开始平稳地向上爬升。40%... 55%... 70%... 那团“奇点”粒子云内部的紫色区域开始剧烈地脉动，边缘的彩虹辉光变得刺眼，像一颗濒临爆炸的微型恒星。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感，如同冰冷的藤蔓，悄悄爬上我的脊椎。我下意识地舔了舔发干的嘴唇。

读数条越过85%的临界阈值。实验进入最危险的“观测窗口”。

就在这一瞬间——

没有预兆，没有警报。

视野被一片纯粹到极致的白彻底吞噬。那是一种超越感官的、概念性的“白”，瞬间抹平了空间站内所有的轮廓、所有的阴影。紧接着，是寂静。绝对的、真空也无法比拟的寂静。仿佛宇宙本身被按下了暂停键，连构成我身体的每一个原子都停止了振动。

然后，那寂静被撕碎了。

一种无法形容的声音穿透了耳膜，直达大脑的核心。它不是爆炸的轰鸣，更像是无数个维度同时被强行撕裂、叠加、然后坍缩成虚无的尖啸。我的身体，或者说构成“我”这个概念的物质，在亿

万分之一秒内被狂暴地分解、拉扯、汽化。没有痛苦，只有一种被彻底抹除的、冰冷的惊骇感。

意识，像风中残烛，猛地熄灭。

---

“林默，T-3分钟准备。”

陈远的声音像一把冰冷的凿子，瞬间凿开了我的意识。

我猛地睁开眼。心脏在胸腔里狂跳，如同失控的引擎活塞，每一次撞击都带来肋骨碎裂般的钝痛。冷汗瞬间浸透了内衬的衣物，粘腻冰冷地贴在皮肤上。我大口喘着气，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，贪婪地攫取着空间站循环系统送来的、带着淡淡金属和臭氧味道的空气。视野边缘残留着大片晃动的光斑，那是视网膜被强光灼烧后的幻影。胃袋在剧烈地抽搐，酸液涌上喉咙口，带来一阵阵令人作呕的灼烧感。

“林默？状态？”陈远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疑惑。他侧过头，眉头微蹙，锐利的目光扫过我苍白扭曲的脸。

我张了张嘴，喉咙却像被砂纸磨过，干涩得发不出任何有意义的声音。目光死死盯住主屏幕上那个刺眼的数字：倒计时2分58秒。它像一个冰冷的、不断缩小的绞索套，死死勒住了我的脖颈。身体残留的、被彻底分解撕裂的恐怖触感还未完全消退，每一个细胞都在无声地尖叫。

“我……”我艰难地挤出一个音节，手指痉挛般地指向舷窗外那个安静悬浮的、深蓝色的地球，“刚才……刚才我们……”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，破碎的词语卡在喉咙里，拼凑不出那个可怕的真相。

“刚才怎么了？”陈远的眉头皱得更紧，他放下手中的操作，转过身正对着我，眼神里那份职业性的冷静被一层清晰的审视和警惕取代。他像在评估一个突发故障的部件。“你脸色很差。生理监测读数异常升高。是空间适应综合征发作？还是舱压不稳？”他语速很快，逻辑清晰，试图在已知的故障列表里为我的异常找到合理的解释。

“不是！都不是！”我猛地摇头，动作幅度大得差点把自己从座椅上甩出去。那被瞬间抹杀的恐惧像冰冷的潮水，一波波冲击着理智的堤坝。“是爆炸！空间站……‘奇点’失控了！就在能量注入超过85%的时候！我们……我们被炸了！全都……”我语无伦次，手指胡乱地在空中比划着，试图描绘那无法描绘的湮灭景象。

陈远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。他锐利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，像是在扫描一件可疑物品的二维码。然后，他嘴角向下撇了一下，那是一个混合了不耐烦和轻微鄙夷的表情。

“林默博士，”他的声音刻意放缓，带着一种面对精神不稳定者时特有的、压抑着的冷静，“能量注入尚未开始。约束场运行稳定。所有系统参数正常。我们刚刚才进入T-3分钟准备阶段。你刚才只是短暂地……走神了？或者做了个噩梦？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我控制台上毫无异常的读数，“深呼吸。集中注意力。实验窗口很宝贵。”

他不再看我，转过身去，重新将注意力投向磁场约束场中央那团安静悬浮的、散发着微弱紫光的粒子云。他的背影，像一堵沉默而冰冷的铁壁，将我汹涌的恐惧和绝望，死死地挡在了外面。

噩梦？走神？

我死死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那细微的刺痛感是此刻唯一能证明我还“存在”的锚点。监控屏幕上，倒计时无情地跳动着：2分10秒……2分09秒……

---

第二次醒来，那种瞬间被撕裂的冰冷惊骇感并未减弱分毫，反而叠加了第一次被陈远断然否定所带来的、更深沉的绝望和孤立无援。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，每一次搏动都牵扯着剧烈的疼痛。我猛地坐直身体，大口喘息，冷汗瞬间浸透了额发，顺着鬓角滑落。胃里翻江倒海，一股酸涩的灼热感直冲喉咙。

“林默？”陈远的声音立刻传来，带着一种警惕的审视，“又是你？T-3分钟准备。重复，T-3分钟准备。”他的语气里没有了第一次的疑惑，只剩下一一种面对既定麻烦的、冰冷的例行公事感。他甚至没有完全转过身，只是微微侧头，用眼角的余光瞥着我，像是在确认一个故障指示灯的状态。

我没有试图解释。第一次的崩溃和语无伦次已经耗尽了我所有辩解的力气，也彻底暴露了我的“软弱”。解释？在他眼里，那不过是精神崩溃的呓语。我用力咬住下唇，直到尝到一丝铁锈般的血腥味，强迫自己将翻涌的恐惧和呕吐感死死压下去。目光死死锁定在面前的控制面板上，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指节发白，微微颤抖着。不是恐惧，而是压抑到极致的、火山爆发前的那种紧绷。

这一次，我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，精准地执行着操作。手指划过冰冷的触控屏，调出能量注入的核心监控程序。屏幕上的代码和数据流像一条冰冷的河，无声地流淌。我找到了那条关键的指令行——控制能量注入速率的阀门。

心在胸腔里狂跳，血液冲击着耳膜。我用尽全身力气，试图用权限绕过它，强行终止能量注入的启动。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敲击，输入一串串高权限指令。

“警告：指令冲突。操作未授权。请输入二级管理员密钥。”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在死寂的舱内响起，像一声宣判。

我僵住了。二级管理员密钥，在陈远手里。作为核心工程师和安全主管，他对所有关键操作拥有最终决定权。

“林默，你在做什么？”陈远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充满了严厉的质疑。他终于完全转过身，锐利的目光如同探照灯，聚焦在我试图违规操作的手指上。他的眼神里没有丝毫理解，只有被侵犯领地般的警惕和愤怒。“停止你的非授权操作！立刻！”

我猛地抬头，对上他的视线。在那双冰冷的、带着责备的眼睛里，我看到了自己扭曲而绝望的倒影。所有的辩解，所有的恐惧，都卡在喉咙里，变成一声压抑在胸腔深处的、野兽般的嘶吼。

就在这时，倒计时归零。

视野再次被那吞噬一切的纯白覆盖。紧随其后的，是那撕裂维度的尖啸和彻底的虚无。

第三次循环。

我蜷缩在冰冷的座椅上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。牙齿咯咯作响，咬得腮帮子生疼。泪水像决堤的洪水，毫无预兆地汹涌而出，模糊了眼前冰冷的仪器面板。喉咙里发出压抑不住的、如同受伤幼兽般的呜咽。崩溃了。那不断重复的、瞬间被彻底抹杀的

恐惧，那被唯一同伴视为疯子的孤立无援，那无论如何挣扎都撞不开的绝望循环……像无数根冰冷的钢针，反复刺穿着早已千疮百孔的神经。理智的堤坝彻底崩塌，只剩下一片被绝望洪水淹没的废墟。

“林默！”陈远的声音像惊雷一样炸响，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惊和……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慌？我的失控显然超出了他之前预设的“空间适应综合征”或“短暂精神异常”的范畴。他几步冲了过来，一把按住我因为剧烈颤抖而几乎要痉挛的肩膀。他的手掌很大，很稳，隔着宇航服也能感觉到那强健的力量，但此刻那力量更像是一种粗暴的压制，而非安抚。

“看着我！林默！”他低吼着，强迫我抬起头。他的脸在我模糊的泪眼中晃动，那双总是冷静锐利的眼睛里，此刻清晰地映着我涕泪横流、彻底崩溃的脸。他的眉头紧锁着，嘴角抵成一条坚硬的直线。那眼神里，有困惑，有警惕，有面对未知威胁时的本能戒备，唯独没有我此刻最需要的、一丝一毫的理解和共情。

“你到底怎么回事？”他的声音低沉而急促，像在审问一个危险的犯人，“听着！没有爆炸！没有危险！一切正常！你必须给我冷静下来！现在！立刻！”他的手指用力，捏得我的肩胛骨生疼，试图用物理的痛感将我从歇斯底里中拉回现实。

他的话语，他眼神里的冰冷审视，像一桶冰水混合着碎玻璃，狠狠浇在我燃烧的神经上。我看着他，看着这张近在咫尺的、写满了“理性”和“秩序”的脸，看着他眼中那个狼狈不堪、被恐惧彻底摧毁的倒影，一股巨大的悲凉和荒谬感席卷了我。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只有我记得？为什么连唯一能见证我痛苦的人，都只把我当成一个需要修理的故障？

我猛地甩开他的手，力气大得让他都踉跄了一下。喉咙里发出一声不成调的、混合着绝望和嘲弄的嘶喊：“正常？……哈……好一个正常！那你就等着……等着看吧！”我胡乱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和鼻涕，不再看他，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个不断跳动的、通往毁灭的倒计时。身体依然在发抖，但那种歇斯底里的崩溃感，被一种更深沉、更冰冷的死寂取代了。像燃烧殆尽的灰烬，只剩下余温，等待着最终的冷却。

倒计时归零。

纯白，寂静，尖啸，虚无。

第四次，第五次，第六次……

每一次“醒来”，那种灵魂被瞬间撕裂的惊骇感都在累积，叠加着前几次失败的阴影和越来越沉重的绝望。我的动作变得僵硬而麻木，像一具被无形丝线操控的木偶。操作控制面板，核对数据，输入指令……所有的动作都精准无误，却毫无生气，只剩下一一种被程序化设定好的、行尸走肉般的流畅。

我不再试图警告陈远，不再试图阻止实验。那堵名为“陈远”的铁壁，冰冷而坚固，任何冲击都只会让我自己头破血流。我甚至不再看他。他的存在，他那稳定得令人窒息的呼吸声，他偶尔发出的、毫无意义的操作确认声，都变成了一种背景噪音，一种不断提醒我“只有你记得”这个残酷事实的、单调的折磨。

我开始尝试一些微小的、徒劳的挣扎，像被困在玻璃罐里的飞蛾。在能量注入达到临界点时，我猛地关闭了面前几个次要传感器的电源——毫无作用，毁灭依旧准时降临。下一次，我提前几秒钟，试图手动切断通往核心实验舱的应急照明回路——指尖还没碰到开关，视野已被纯白吞噬。再下一次，我用尽力气，在湮



灭前的一瞬，将手中的记录板狠狠砸向舷窗——那坚硬的合成材料在接触到强化玻璃前的一刹那，便和我一起，化作了虚无的尘埃。

这些举动毫无意义，甚至显得愚蠢。但它们是我对抗那彻底绝望、对抗那不断重复的抹杀的唯一方式。至少，在最终消散前的那零点几秒，我“做”了什么。哪怕只是徒劳地挥动了一下手臂。

陈远注意到了我的异常。在我关闭传感器时，他投来一个混合着不解和警告的锐利眼神。在我试图切断照明回路时，他低喝了一声“林默！”。在我砸出记录板的那一次循环，他甚至下意识地伸手想阻止我，但动作终究慢了一步。每一次，他的反应都充满了戒备和不解，像是在观察一个行为模式越来越诡异、越来越不可预测的故障源。他或许认为我的“精神异常”在恶化，或许在评估我是否会对任务、甚至对他本人构成威胁。但无论如何，他那双眼睛深处，始终没有一丝“相信”的火花。只有越来越深的疑虑和疏离。

我们之间，隔着比真空更冰冷的沉默。每一次循环的开始，他不再询问，只是用冰冷的指令宣告着毁灭的倒计时重启。而我，沉默地执行，沉默地等待着下一次被抹去。绝望像一层厚厚的、冰冷的淤泥，将我整个人包裹、沉没。每一次呼吸，都带着淤泥的腥味和沉重。

第七次。

我“醒”了。身体依旧残留着被瞬间分解的冰冷触感，但神经似乎已经对这种极致的惊骇产生了一种麻木的耐药性。没有剧烈的喘息，没有冷汗，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，像铅块一样沉甸甸地压着每一寸骨骼和肌肉。心脏在胸腔里缓慢而沉重地搏动，每一次跳动都像是在耗尽最后的力气。

我像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，沉默地、动作有些迟滞地伸出手，去够控制台边缘那个固定的、为实验窗口准备的咖啡加热口。指尖碰到冰冷的金属杯壁。就在我试图将它拿稳，准备按下加热键时

---

一只手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，猛地按住了我颤抖的手腕。

那只手很稳，指节分明，掌心带着薄茧，传递过来一种不容置疑的、属于工程师的坚实力量。它像一个突然落下的锚，瞬间定住了我那因无数次死亡而早已麻木的颤抖。

我猛地抬头。

陈远就站在我面前，近得我能看清他下巴上没刮干净的胡茬，看清他眼白上细微的血丝。他的目光不再是之前的冰冷审视或戒备的疑惑。那是一种极度复杂、如同风暴酝酿般的眼神。里面有惊涛骇浪般的震动，有难以置信的惊愕，有某种豁然贯通的锐利，甚至……还混杂着一丝深沉的、难以言喻的痛楚。他的嘴唇抿得很紧，下颌线绷得像拉满的弓弦。

舱内死寂。只有维生系统低沉的嗡鸣声，像宇宙的背景叹息。我忘了呼吸，忘了挣扎，整个世界仿佛都凝固了，只剩下他那只紧紧抓住我的手，和他那双仿佛能穿透灵魂的眼睛。

他盯着我，声音低沉得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压出来，带着一种金属摩擦般的沙哑，每一个字都敲打在我冻结的意识上：

“林默……”他顿了顿，似乎在确认这个名字所代表的、此刻在他面前这个失魂落魄的人，“你是不是……”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仿佛接下来的话重逾千斤，“……死过很多次了？”

这句话像一道无声的惊雷，在我早已一片荒芜的精神世界里炸开。不是疑问句，是陈述句。是宣告。是……确认。

我彻底僵住了。血液似乎瞬间冲上头顶，又在下一秒冻结。大脑一片空白，只剩下他话语的回音在疯狂震荡。身体的本能反应先于意识——我的瞳孔骤然收缩到针尖大小，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得干干净净，连嘴唇都在不受控制地轻微哆嗦着。

他……他怎么会知道？

我的反应，无疑是最直接、最震撼的答案。陈远按着我手腕的手指收得更紧了，指节微微泛白。他眼中那风暴般的复杂情绪瞬间沉淀下来，凝聚成一种近乎锐利的、带着穿透力的洞察。他没有等我回答，或者说，我的反应本身已经是最有力的回答。

他的目光，缓缓地、极其缓慢地，从我失魂落魄的脸上移开，落在了我被按住的、依然在微微颤抖的左手上。他的视线，精准地聚焦在我的左手小指上。那只小指，此刻正以一种极其细微、却无法控制的频率，神经质地抽搐着。

“每次，”他的声音更低沉了，带着一种抽丝剥茧般的冷静，却又压抑着汹涌的情绪，“每次实验窗口前，你来倒这杯该死的咖啡……”他抬了抬下巴，示意那个固定的加热口，“你的左手小指，都会这样抽搐。”

他抬起眼，再次直视我空洞的双眼，那目光仿佛能灼穿我的灵魂。

“这不是应激反应，林默。”他一字一顿，清晰地钉入我的意识，“这是重复了太多次、刻进骨头里的肌肉记忆。是你死前那一

刻，握着咖啡杯想要抓住什么、却什么也抓不住……留下的烙印。”

他的声音顿了顿，里面那丝压抑的痛楚终于清晰地透了出来：“就像……就像我女儿小时候，每次打针前，右手食指都会无意识地抠衣角一样。烙得太深了，忘不掉。”

时间，仿佛在“方舟”号这个冰冷的金属囚笼里彻底凝滞了。维生系统的嗡鸣声变得遥远模糊，如同隔着一层厚重的毛玻璃。唯一清晰的，是陈远那只紧紧箍住我手腕的手传递过来的、带着薄茧的温度和力量，还有他眼中那团复杂到令人窒息的风暴——震惊、洞察、一丝痛楚，以及一种……近乎悲悯的理解。

他知道了。他真的知道了。

那个被我死死捂在崩溃边缘、如同毒疮般腐烂的秘密，被他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精准，一刀剖开，暴露在冰冷的空气里。不是因为我的哭喊，不是因为我的疯狂，而是因为一根抽搐的小指，一个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、死亡留下的烙印。

巨大的震惊像冰冷的潮水，瞬间淹没了我的四肢百骸。紧接着，是一种排山倒海般的、几乎令人晕眩的……解脱。像溺水之人终于被拉出水面，肺部重新灌入空气，尽管那空气也带着冰冷的铁锈味。但至少，不再是独自沉没。

我张了张嘴，喉咙干涩得发不出任何声音。眼泪毫无预兆地再次涌了上来，不是崩溃的洪水，而是某种沉重的、混合着无尽委屈和荒诞感的液体，顺着脸颊无声地滑落。身体里那根支撑着我行尸走肉般走过六次循环的、早已绷紧到极限的弦，仿佛在这一刻“嘣”地一声，彻底断裂。紧绷的肌肉失去了力量，我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前瘫软下去。

陈远那只按着我手腕的手，瞬间变成了支撑。他有力的手臂稳稳地架住了我下沉的身体，阻止我滑落到冰冷的地板上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沉默地承受着我身体的重量，那双锐利的眼睛紧紧盯着我，里面翻涌的情绪难以名状。

过了仿佛一个世纪那么久，我才从那种虚脱般的状态中勉强找回一丝力气。我靠着他手臂的支撑，艰难地抬起头，对上他的视线。嘴唇翕动了好几次，才终于挤出几个破碎的音节：“……多少次了？”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。

陈远没有立刻回答。他的目光扫过主屏幕上那个冰冷的倒计时——它正不紧不慢地跳动着，宣告着下一次毁灭的临近。然后，他的视线落回我脸上，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扯动了一下。那不是笑容，更像是一个被苦涩和某种奇特的黑色幽默浸泡过的、近乎扭曲的弧度。

他开口了，声音低沉而平稳，像是在讨论一个普通的工程参数，但字里行间却带着一种冰封的、直面深渊的决绝：

“林默，”他叫我的名字，不再是“林默博士”，仅仅是“林默”。那只支撑着我的手，微微用力，传递过来一种不容置疑的、并肩的力量。

“这次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目光如淬火的钢，直视着舷窗外那深邃的宇宙，“我们怎么死？”